

经东条英机着手改革后的关东宪兵队，这架法西斯机器，更加有效地运转了起来，它在1935年后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活动，对殖民地进行统治等方面，都犯下了滔天罪行，同时，它的活动也给东北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恐怖。

（摘自《关东宪兵队》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 “满洲事变”中的土肥原（节录）

稻叶正夫·片仓表

**编者按：**作者站在军国主义立场上，美化、赞颂战犯土肥原贤二。但文中提供的史料，不仅暴露了土肥原的真面目，同时也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恶行径。

### 满洲事变时的土肥原机关长

关于满洲事变前夕及事变初期，土肥原机关长的活动，有他本人的谈话记录为据。这也是他自己唯一的回忆录。这是在张敬峰事件当时担任旅团长指挥战斗的大野宣明少将受参谋本部的嘱托，于1932年间经上级许可，在森克巳博士（现中央大学教授）的协助下所做的有关满洲事变当事人的谈话纪要。土肥原大将部分为1943年12月27日在东部军司令部的谈话笔记。

以下是土肥原大将的谈话：

“1931年我在天津特务机关，曾企图利用石友三之乱，消灭张学良的势力，以便与华北同时一举解决满洲问题。当时阎锡山军亦倾向我方，专程来津办理由日方供应武器事宜。石友三

虽已动手，但由于阎锡山倒戈，石友三在石家庄滹沱河败北，使该计划以失败告终。恰值此时我奉命调任奉天特务机关长，于1931年8月到任。因此，我对满洲事变的计划是由中途发生关系的。在此以前，知道花谷等正在进行某些工作。

我也认为当时维持满洲的现状是行不通的，日本人受到极大的压迫。因此，虽然违反中央的意旨是不应该的，但这种状态总不能长期继续下去。花谷等曾把两门24厘米的大炮带到奉天，外面围以木板，伪装成神社的样子加以隐蔽，因而未被中国方面察觉。

事变爆发前，为了汇报中村震太郎大尉事件，我奉召前往东京（实际上中央是为了对奉天方面的计划进行申斥而命令我去汇报），中央已派片仓衷参谋等对中村事件进行调查。

我由东京返任时，建川先生为了制止当地人员的行动，已提前一步前往奉天。我搭乘他走后的一次列车踏上归途。事变爆发时，我正到达安东县，接到火速返任的电令，便立即出发，翌晨抵达奉天，到达后立即被派往第二课（关东军参谋部）工作。

当时奉天陷于无政府状态，情况非常危急，因而在20日任命我为市长。首先，必须立即做好确保劳动力，压制不逞之徒，维持治安等工作，同时对粮食、卫生等工作亦必须加以考虑。凡此等等，鹤冈永太郎可能已经谈到。为使袁金铠出头组织治安维持会，赵欣伯做了不少工作。赵欣伯在个人方面或许做了一些贩卖鸦片等坏事，但那是任市长以后干的。事变爆发当时，他确曾做了不少工作。他在事变前境遇不佳，一直想要采取某种行动反对张学良。我曾对他说过，如果是为了要做一些革新的事情，那就不妨搜罗一些人员。事变发生后，他立即动手搜罗中国的亲日派。看来，在亲日的中国人之间，事变前对张学

良并无任何预谋计划。”（稻叶正夫）

### 参与决定满洲的基本政策

1931年9月22日午前8时左右，在沈阳馆里的参谋长办公室里，以三宅参谋长的名义召集了一个有土肥原、板垣、石原等三人参加的重要会议。我（片仓衷）也列席参加。这天奉天天气晴朗，秋高气爽。

这个会议是板垣按照军司令官的意图召开的，是根据关东军的方针来收拾满洲局面的一个会议。

如前所述，土肥原9月18日以前去东京向中央当局汇报，9月18日归途中又访问了朝鲜，与宇垣朝鲜总督进行了座谈，听到突然发生事变的消息后才立即返回奉天。他在8月份，才接替铃木美通少将任奉天特务机关长。

参谋长办公室的会议开得很热烈。3人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土肥原的方案是：建立以日本人为盟主的满蒙五族共和国。板垣的提案是，趁此机会一举解决南北满洲问题，根据过去研究的“占领地维持方案”的宗旨，将全满傲为我国领土予以统辖占领。石原的主张则是，同意一举解决南北满洲问题，但必须考虑中国民心的向背以及国内外形势等等。会议讨论结果，以适应目前的形势，能够取得切实成效为原则，决定了如下方针：

“在我国的支持下，以东北四省及蒙古为领域，以宣统皇帝为首建立中国政权，并使其成为满蒙各民族的乐土。”

在这个会议上，平素温和的土肥原，断然主张五族共和国的方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片仓衷）。

### 奉天市长土肥原

此后，关东军对中国人反对东北军阀统治的各种独立运动

不再干涉，反而希望促其统一，使东北很快成为3 000万民众的共荣乐土；但决不准在奉天城内建立政府或以奉天城里为据点进行策划活动，采取了暂时实行军事管制，待新政权成立并承认其独立后再行移交管理权的方针。

由于关东军的作战行动，奉天城内原东北军政要人均逃避无踪，在此情况下，临时以土肥原特务机关长为市长，在军部的指导下负责市政事务。参谋部调查班的佐藤勇助主计少佐（负责财务工作的少佐），早对市政问题有所研究和安排，他辅助土肥原统筹规划，使行政领导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土肥原对占领后的混乱局面加以整顿，努力安定民心，一个月后即让市长之职让位于赵欣伯（日本留学生）。

当时的奉天市政情况，赵欣伯有如下记载（因土肥原和赵欣伯在市长任内都遇到了同样的苦恼，特别是土肥原为解决这一苦恼问题还引起了以后的诉讼案件，故附记于此）：

一、市长在任中最困难的问题是缺乏经费。向来，市政公署的大部分经费来自各商号的所得税。但事变后市面混乱，商号无利，征税实不可能，除市政公署经常经费外，还有全奉天4 300名巡警的薪金20余万元，以及救济难民等的经费，只好从财政厅暂行挪借。

二、我虽是文人，但有管理警察行政之素养，故屡屡亲自率警讨匪并经常巡逻市内，以示市长之健在，藉以消除流言。

三、关于安民之策，必须投民之所好，安定公安秩序，努力取悦于民。

（根据以上赵欣伯的回忆，为收拾混乱局面，筹措经费实属关键。为解决这一苦恼问题，土肥原由某人借到100万元之巨款，充当市政费用，后因此项借款而构成诉讼问题。这是土肥原一生也无法还清的债，正好是土肥原的象征性的事件。）（片

仓衷)

(摘自《中华民国史料丛稿》的《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标题为原编者所加。)

## “东方的劳伦斯”——土肥原贤二

杨照远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里，这个曾在中国大肆活动20余年的日本特务头子，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前后，从张作霖被炸、“九·一八”事变、炮制伪满洲国、阴谋建立华北各伪政权、到南京汪伪政权的出笼等等，无一离不开他的阴谋与策划。太平洋战争中，他又充当了东南亚的霸主。他的足迹到达哪里，灾难就降临到哪里，他的名字竟成了灾难和恐怖的代名词。所以，西方人称他为“劳伦斯”，东方人称他为“土匪源”。

### 土肥原特务身份的由来

土肥原贤二，1891年8月8日出生在日本冈山县。其父土肥原良永，日本陆军少佐。其兄土肥原鉴，日本陆军少将。土肥原贤二，14岁入仙台地方陆军幼年学校，后转入东京陆军幼年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1904年，他做为“陆士第十六期毕业生”，受步兵少尉衔。后又被选送日本陆军大校深造，1912年毕业于。任职于日本参谋本部，不久，即被派往日本驻中国最大的特务机关之一——坂西公馆，(地址在北京锡拉胡同)任坂西利八郎中中将的辅佐官。开始了他20余年在中国的的职业特务的生涯。